

【台湾】卧龙生 著



红
湖
一
担
皮

2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江湖一担皮

卧龙生 著

②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比我师父更高明，师伯，教我两手如何？”

小天总算明白了，这小子拜小仙为师，志不在习武，而是想学赌技，真他奶奶的是个好徒弟！

他不禁有气道：“找你师父教吧！我是逢赌必输。”

程金宝大失所望，强自一笑道：“彼此彼此，咱们是同病相怜啊！不过，我要是像师伯一样有钱……”

他突然一把拖住小天，振奋道：“走！师伯，咱们去赌他奶奶的一场！”

小天道：“不去找你师父了？”

程金宝技养难禁地道：“不急嘛！我找师父已经找了三年，也不急于一时，只要他老人家在长安，总能找到的。”

不瞒师伯说，这三年来，我已研究出一套赌法，可惜没有赌本，一直英雄无用武之地，现在有师伯撑腰，正好去好好赌一场，保证大获全胜！”

小天气得把他手甩开：“什么？我替你撑腰？”

程金宝眉飞色舞道：“赌钱嘛！赌的就是钱，有钱才能胆大气壮，这会儿有师伯一起去……”

小天顺手一巴掌，掴得程金宝踉跄跌开：“去你的个头！你这没出息的混小子，要不是看在你师父跟我是好哥们的份上，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，要赌你自己去赌，快把一百两银票还来！”

程金宝一听要把赏的见面礼收回，顿时怔住了：“师伯，没听说过，赏给晚辈的见面礼，还作兴要回去……”

小天把手一伸，故意向他逼近：“还不还？”

程金宝如同饿狗抢到块骨头，要他从嘴里吐出来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，情急叫道：“不还！不还……”

他霍地跳起，掉头就拔脚狂奔而去。

小天并未追，他的目的就是把这小子吓跑，花一百两银子，能为小仙摆脱程金宝的纠缠，倒是值得的。

望见程金宝已逃得不见人影，小天不禁微微一笑，急急继续去找寻小仙。

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，好像都差不多。

小天没有人带路做向导，七转八转，等到发现又转回遇见程金宝的赌坊前，才知道自己迷了路。

可是，阴错阳差，却跟小仙失之交臂。

小天心想：“小仙‘贼’得很，又是丐帮的九袋长老，绝对丢不掉的，只要随便找个叫化子，带他回长安分舵去等，不怕等不到小仙。”

只是被程金宝这一搅和，使他们原定痛痛快快地逛一趟长安的计划，想怕要泡汤了。

小天主意既定，正待转身离去。

突见程金宝从赌坊里垂头丧气走出来。

不消说，这混小子刚到手的一百两银票，片刻之间已经改姓啦！

程金宝一抬头，一眼瞥见转身准备开溜的小天，如同绝处逢生，兴奋地挥手大叫：“师伯！师伯……”

小天虽未吓得屁滚尿流，也差不多了，拔脚就跑。

现在他终于明白，小仙为何见了这小子就跑了。

程金宝却不死心，急起直追：“师伯，你不能如此狠心，见死不救啊……”

小天一听，事态严重，不知这混小子闯下了什么滔天大祸。

小天只好止步回身，等他追上来，问道：“混小子，我给你的一百两银票清洁溜溜的是吗？”

程金宝气急败坏地收住奔势，哭丧着脸道：“我一上去就连

赢了几把，紧后看准天门是活门，连本带利全押上了，谁知……拿了一付‘瘪十’！”

小天对赌一窍不通，问道：“你赌什么？”

程金宝比个手势：“牌九啊！一翻两瞪眼，真他奶奶的过瘾！”

小天冷哼一声道：“瘾已过了，银子也输光了，你还想干嘛？”

程金宝涎着脸笑道：“如果师伯能借点银子，让我去翻本，赢了一定加倍奉还……”

小天问道：“输了呢？”

程金宝信心十足道：“这回绝对不会输，我可以人格担保，信用担保……”看看小天无动于衷，不禁情急道：“用我的人头担保总成了吧！”

小天一挥手，恨不得给这混小子狠狠的一个耳光，吓得他闪开一旁，双膝一屈，又跪了下来。

“师伯……”他声泪俱下的道：“你老人家如果不救我，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死在师伯面前了。”

小天沉吟一下，灵机一动道：“好吧！只要你能把你师父找到，我就再赏你一百两！”

程金宝喜出望外道：“真的？”

小天也学着他的口气道：“人格担保，信用担保！”

程金宝乐歪了嘴：“师伯不用人头担保，请跟我来。”

小天茫然问：“跟你上哪里去？”

程金宝道：“咱们的‘窝’离不远，这会儿大伙儿大概都在睡觉，只要每个人分一两银子，叫他们分头去找，很快就能找到师父。”

小天急于找到小仙，这样总比他到处乱找方便，那在乎花几个小钱。

当即跟着程金宝，走捷径穿越几条小街，来至一处“郑家祠堂”。

祠堂里，横七竖八，东倒西歪地躺着二三十个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的叫化，在那里呼呼大睡。

难怪街上看不到他们，原来全躲在这里睡大觉，还以为今天是叫化公休呢！

程金宝一进门，就扯起嗓门大叫：“大家快起来，有财路啦！”这一嚷，果然比仙丹还有效。

只见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的叫化，纷纷爬起身来，茫然四顾，睡眼惺忪地争相追问：“财路在那儿？”

“什么财路？”

程金宝的嗓门更大了：“奶奶的个熊，你们不会自己睁开眼睛看啊？财神爷就在眼跟前！”

大家定神一看，程金宝带来的这个少年郎，虽不是真的财神爷，至少也是位有钱的公子哥儿。

一个老叫化撑身坐起，倚老卖老道：“小宝，你这小兔崽子，鬼喊鬼叫地把我老人家吵醒，是不是吃饱了撑着？”

另一个中年叫化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要是没有财路，看老子不剥了你的皮！”

又叫化不屑道：“听他乱盖，这小子做梦都在赌，还会有个屁的财路！”

程金宝在他们面前，一向是个窝囊废，抬不起头来。

这时居然一反常态，神气十足道：“哼！你们不是一直不相信，说我是胡吹，九袋玉小长老根本不是我师父吗？告诉你们，我师父玉小长老来长安啦！”

众叫化齐齐一怔。

中年叫化诧异道：“真的？”

老叫化道：“玉小长老要是真来了长安，胡分舵主怎会不通知咱们去欢迎？”

众叫化一阵议论纷纷，似对程金宝的话不太信任。

程金宝向小天一指道：“这位是我师伯，跟我师父一起来的，你们不信问他好了。”

几十双眼睛，不约而同地注视小天。

程金宝得意道：“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！”

老叫化问道：“小宝，你说玉小长老在长安，人呢？”

程金宝不好意思说出，小仙是不愿见他吓跑的，那太丢脸。

他故意危言耸听道：“他老人家失踪了，也可能发生了意外！”

众叫化大惊，又是一阵窃窃私议。

中年叫化忽问道：“玉小长老失踪，这算什么财路？”

老叫化道：“是啊！这事得赶快报告胡分舵主才是……”

小天接道：“各位稍安勿躁，玉小长老只是跟我走失了，不一定会发生意外，这事暂时不必惊动胡分舵主，只须辛苦各位，代为各处找一找他，找到了带他来这里跟我见面即可。”

程金宝一旁补充道：“我师伯大方得很，绝不让大家白忙，每人赏一两银子，当然，财路是我找来的，为大伙儿谋福利，这得照老规矩，三七分账，你们拿七钱银子，我只抽三成介绍费！”

这小子并不傻嘛！居然还懂这一套。

一听有钱可拿，大家精神都来了。

老叫化霍地跳起身道：“咱们还等什么？快分头去找玉小长老啊！”

于是，二三十个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的叫化，立即争先恐后冲了出去。

程金宝得意地笑道：“师伯，你看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不就

解决了。”

“有一套!”小天也笑道:“不过,咱们不能呆在这里等,也该去找啊!”

程金宝道:“咱们自己去找,何必还花这个冤枉钱,师伯又不是冤大头,把你当凯子啊!”

小天暗自忖道:“他奶奶的,我已经当了凯子,不然怎会赏你一百两银子当见面礼!”

程金宝倒很会巴结,找来张旧椅子,用自己衣袖把它擦拭干净,才恭恭敬敬招呼道:“师伯请坐,我去替你老人家倒碗水。”

小天原想趁程金宝去倒水之际,来个溜之大吉,摆脱这傻大个儿的纠缠。

但继而一想,此举一旦在丐帮传开,难免被认为玉小长老的哥们不够意思,说不定以为他是舍不得花几十两银子跑路费呐!

为了小仙的面子,他只好打消此念。

程金宝未倒来水,却找来老叫化藏着的酒葫芦。

他居然慷他人之慨笑道:“这是老醉鬼藏的私货,被我找到了,先偷来孝敬师伯,回头等我赢了钱买两斤还他。”

这混小子三句话不离赌,简直执迷不悟,无可救药啦!

小天昨夜宿醉才清醒不久,见了酒就头大。

何况眼见程金宝把那葫芦里的酒,倒进又脏又破的讨饭碗,使他酒不醉人人自醉,那还能入口。

“你自己喝吧!”他只好有负傻小子的殷勤。

程金宝毫不客气,端起破碗就“咕噜!咕噜!”连喝两大口,席地而坐道:“师伯,你老人家以前来过长安吗?”

小天漫应道:“没有,这回是第一次。”

程金宝道:“长安不愧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,真他奶奶的像天堂,只要有钱,吃、喝、玩、乐,什么五花八门玩的地方都有

.....”

小天好奇问道：“哦？有那些好玩的？”

程金宝眉飞色舞道：“不说旁的，就拿长安城里的几十家大小赌坊来说……”

又是三句不离赌！

小天制止道：“说点别的，或者新鲜的事儿不成吗？”

程金宝只好改变话题道：“是是是，先从吃说起吧！满桌山珍海味，佳酿美酒已不算稀奇，讲究排场的大爷们，还得召年轻貌美的女人，脱光衣服陪着吃喝呢！”

“那有这种事！”

小天从未听过，自然不相信。

程金宝认真道：“当然有，这才叫新鲜呀！我是有次在赌坊外，见几个赢了钱的赌客出来，亲耳听他们说的。”

小天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，就算皇帝老子用膳，也没听说要宫女脱光衣服在旁陪着的，又不是洗澡！”

程金宝接道：“说到洗澡，师伯可曾听说过，那位爱吃荔枝的杨贵妃？”

小天微微点了下头，即使从未听过，他也不能摇头。

否则的话，要连这位在当今天上面前，“三千宠爱集一身”的杨大美人都不知道，那就显得太孤陋寡闻了。

程金宝卖弄地道：

“杨贵妃洗澡的华清池，骊山华清宫离此不到百里，皇帝老子每次陪杨贵妃去洗澡，一洗就是三天三夜呐！”

小天心知这混小子是在乱盖，吹牛不打草稿的，那有洗澡……洗就是三天三夜的！

正待揭穿，突见一个小叫化气急败坏地奔人，一路嚷着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玉小长老被人抓去啦！”

小天猛然一惊，霍地跳起，急向小叫化问道：“他被谁抓去了？”

小叫化连连喘着气道：“我刚到东大街巷口，就见几个人从‘迎春阁’慌慌张张走出，一路在说，有个小叫化闯进‘迎春阁’大闹，被抓住了，我猜那一定是玉小长老，所以赶快奔回来……”

小天急问道：

“‘迎春阁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程金宝接口道：

“就是我才告诉师伯，要女人不穿衣服陪着吃喝的……”

小天迫不及待道：

“走！快带我去！”

程金宝那敢怠慢，立即跟小叫化带路，领着小天出了祠堂，直奔“迎春阁”而去。

寻芳客早已走得清洁溜溜，“迎春阁”关上了大门。

几个保镖奉命守在门外，正婉拒上门的寻芳客，突见两个小叫化领着小天飞奔而来。

老马暗自一惊，心知他们可能是跟小仙一伙的，一而急命一名保镖入内通知，一而严阵以待。

程金宝老远就用手一指：

“师伯，就是那座宅院！”

小天抢步上前，一马当先，直奔大门前，二话不说就要硬闯。

老马大喝一声：

“站住！”

小天根本不加理会，双手一分，已将企图拦阻的两名保镖，推得踉跄冲跌开去。

原本看热闹的人一见有人来闹事，吓得赶紧溜之大吉。

老马更是惊怒交加，忘了自己有多少斤两，竟然虚张声势地“哇哇”怪叫，张臂猛向小天扑来。

小天出手毫不留情，迎面一拳兜上老马下巴，击得他仰面倒栽。

十三

老马今天流年不利，被小仙踹掉了装门面的大金牙，使他心痛不已。

此刻又被小天一拳，打掉了满嘴的牙，和着鲜血吞下肚去。

他连哼都未及哼出一声，便昏倒在大门口台阶前。

另两个保镖，见小天来势汹汹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那还敢动手。

小天懒得理会这些小角色，回头向程金宝和小叫化招呼道：“你们两个别进去，在外边等着！”

话声甫落，身形一拔而起，掠向院墙。

他刚飞身越墙面入，脚才落地，便见前厅涌出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。

为首的妖艳女人，正是吃了小仙大亏，此刻又更衣闻报赶出的胡丽菁。

她乍见小天这身打扮，不禁暗自一怔，心想丐帮那见过如此艳面的小伙子。

“喂！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天气度轩昂道：“来找我兄弟！”

胡丽菁妩媚地一笑，明知故问道：“哦？你兄弟是谁呀？”

小天冷声道：“丐帮的九袋长老玉小仙！”

“没玩过!”胡丽菁放浪形骸地大笑道:“像你这样的小白脸嘛!老娘也许还有点胃口。”

小天怒形于色道:“少废话!快把我兄弟放出来,否则……”

胡丽菁一脸毫不在乎的神情,笑着问道:“否则怎么样?该不会一口把老娘吞下肚里去吧?”

小天怒哼一声道:“看你三分不像人,七分倒像鬼的,少跟我挤眉弄眼,快说,我兄弟在那里?”

胡丽菁道:“人是在这里,可是,他舍不得走,我又有什么办法?”

小天怒斥道:“胡说!我兄弟规矩得很,从来不近女色,他至今还是……”

胡丽菁接道:“哦?他还是个‘童子鸡’?”

此言一出,几个女郎顿时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小天又是一声怒哼,大步上前道:“再不放我兄弟出来,可别怪我不客气了!”

胡丽菁也把脸一沉,不甘示弱道:“小伙子,你既敢闯进‘迎春阁’来,就不必客气,有多大本事尽管使出来吧!”

小天一声“好!”字出口,身形已动。

只见他两肩微晃,便向一字排开的女郎们闯去。

胡丽菁娇叱声中,飞身拦截,凌空施展“拂花分柳”点穴手法,十股凌厉指风,迎面疾点小天上身诸大要穴。

由于一时大意,吃了小仙的暗亏,是以此时她一出手,就用足了十成真力,决心一举制敌。

小天暗自一惊,想不到这风骚女人,居然身怀隔空点穴绝技,显然大有来头,如此看来,“迎春阁”绝不是普通的风月场所了。

沉哼声中,小天的“金刚护体神功”突展。

胡丽菁的十股凌厉指风，如同撞上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，使她全身一震，被反弹倒退开七八尺，几乎拿不住桩。

胡丽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！少林‘金刚护体神功’！”

小天晒然一笑道：“你这娘们懂的还不少嘛！”

胡丽菁的消息相当灵通，她立即想到，最近江湖中盛传，玉小仙与古小天，两小联手破敌之事。

她不禁惊问道：“你是古小天？”

小天笑骂道：“他姥姥的，你这娘们可以去开‘征信社’了，居然把我的来龙去脉，调查得一清二楚，我想不佩服都不行！”

胡丽菁冷笑道：“哼！别以为你们侥幸，杀了‘紫微宫’和‘龙门帮’几块废料，就自鸣得意，不可一世。告诉你，今天你们自己送上门来，到了‘迎春阁’就不会那么走运了！”

小天尚未来得及反唇相讥，胡丽菁已再度出手。

只见她双手齐拂，仍以“拂花分柳”点穴手法，拂起满天指影，分向他全身大穴部罩来。

这女人果然不简单，十指非但化起无数指影，若虚若实，且指力凌厉，带着丝丝强劲阴寒指风，如同千百支疾射的冷箭。

小天原可以用“金刚护体神功”，迫使胡丽菁无法近身，但他却改以“拈花如意指”迎敌。

这种少林指法，暗含“大力金刚指”配合施展，威力无异是合三种少林武功之大成。

成名三十余年的“问天叟”阴甫，在风陵渡一招败在小天手下，落得羞愤投河自尽，即是受挫于“拈花如意指”。

而胡丽菁擅用的“拂花分柳”点穴手法，也是以指法见长，用以攻击敌方全身诸大要穴部位。

乍见之下，跟同是用指法的“拈花如意指”，简直大同小异，

极为神似，就像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。

但是，若论威力，相去何止千里。

更重要的是，偏偏小天施展的“拈花如意指”，正是“拂花分柳”点穴手法的克星！

胡丽菁双手拂起满天指影，若虚若实，旨在使对方眼花缭乱，在防不胜防之下，为其所趁。

小天施展的指法，则是以静制动，破虚攻实，任凭对方手法如何诡异快速，也难逃他如影随形的攻势。

所幸胡丽菁见多识广，一眼认出小天改用这少林绝学，心里暗叫一声“拈花如意指！”及时全身暴退，始堪堪摆脱对方指力范围。

就在身形暴退的同时，她已摘下发间所插的“蔷薇钗”。

小天虽不知这杀人利器的厉害，但他眼明手快，那容胡丽菁有机会出手。

疾喝声中，只见他身如流矢，身到指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疾点胡丽菁手握“蔷薇钗”的右臂。

胡丽菁顿觉整条手臂一麻，“蔷薇钗”脱手落下，人也向旁跌了开去。

“蔷薇钗”触及暗钮，落地开花，茎部底端即时射出一蓬细如牛毛的毒针，盲目射向四面八方。

几名女郎欲避不及，只听得连声惊叫惨呼，纷纷被射中倒地不起。

小天尚不知道，她们已死定了。

他挥手说声：“失陪！”便已直射前厅。

胡丽菁幸亏这一跌，避开毒针乱射，捡回了一条命。

她眼见小天冲进前厅，不敢跟着追入拦阻，急忙一个拔身而起，掠上屋顶，直向后院直掠而去。

小天闯进前厅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大声叫道：“玉小仙！兄弟，你在哪里？”

他嗓门再大，陷身机关下的小仙也无法听到。

小天再往里闯，只见走道两旁的房间，呈现一片凌乱，尚未来得及收拾。

“兄弟，你在哪里……”

小天一路叫喊，逐间房查看，仍是不见一个人影。

情急之下，他直闯后院。

刚飞身越过矮墙，落入院中，便见从楼阁内射出一批执剑的娘子军，为首的竟是胡丽菁，只有她是徒手。

小天微觉一怔，笑道：“哟！你这娘们倒真快！”

胡丽菁心疼那几个由她亲自调教，一手培植，却被误伤死于“蔷薇钗”下的女郎，恨得咬牙切齿道：“哼！今天要让你这小子活着出去，老娘就誓不为人！”

小天耸耸肩道：“那是你家的事，反正你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为不为人与我无关！”

胡丽菁怒哼一声，正待出手，却听随后走出的杜梅音劝阻道：“大姐，让我来！”

小天定神一看，只见那八个女郎分向两旁退开，走来一个身上仅穿一袭薄如蝉翼的轻纱披衣年纪至多不过二十来岁，却冷艳无比的女子。

他哪里知道，眼前这年轻女子，就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女煞星，冷面观音杜梅音。

“嗯！”小天打量她两眼，笑道：“这个嘛！三分不像鬼，七分倒像人！”

杜梅音面罩寒霜道：“过奖了，我倒觉得自己没有一分像人！”

小天道：“不管你是人是鬼，快放出我兄弟来，否则，阎王爷今天就有得忙了，非得加班，才能收容你们这批孤魂野鬼！”

杜梅音不屑道：“就凭你？小伙子，你大概是还没睡醒，在那里说梦话吧！”

胡丽菁已不耐烦，一旁急躁道：“小妹，何必跟他浪费时间，快动手吧！”

近墨者黑，小天跟小仙相处这段时日，也受了感染，学得满嘴油腔滑调。

他不等杜梅音搭腔，又抢着接口道：“对对对，你们年纪不轻了，尤其是你，都徐娘半老了，千万不能再浪费青春，否则就更嫁不掉啦！”

杜梅音倒不在意，胡丽菁早已气得七窍生烟，忘了右臂的酸麻不已，娇叱一声，猛然疾扑而至。

照理说，她已吃过小天的苦头，大可不必抢先发动，免得自取其辱，但她仗着杜梅音在旁，似乎有恃无恐，否则哪敢轻举妄动。

小天刚才已试出，这女人的武功不怎么样，充其量只能算二三流角色，倒是那“蔷薇钗相当歹毒”。

此刻未见胡丽菁发间插上大红花，小天哪把她放在心上，嘴角微露笑意，暗运真力，旋展出“金刚护体神功”，从容不迫地等着对方送上门来。

杜梅音年纪比胡丽菁轻，武功和阅历，却远在同母异父的大姐之上。

她一见小天运功的架势，便看出门道，不由地暗自一惊。

其实胡丽菁在前院跟小天交手时，也已看出对方施展的是少林神功，只是她不自量力，才会吃了大亏。

杜梅音却不同，她一向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，所以“冷面观